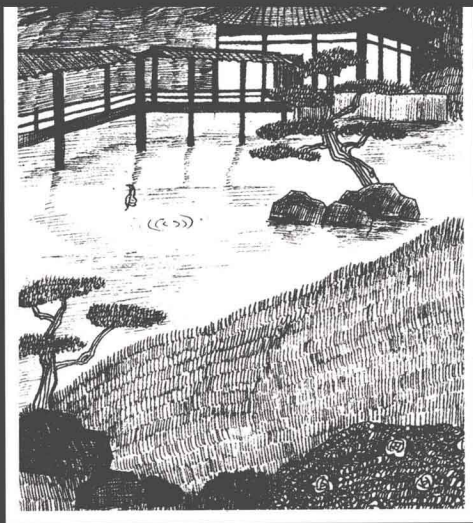




杂忆录

〔日本〕夏目漱石 著

文洁若 译

红旗出版社

S o u s e k i
Z
S
t
S
C
E
D

杂忆录

〔日本〕夏目漱石 著

文洁若 译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忆录/(日)夏目漱石著;文洁若译.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051-2848-4

I. ①杂… II. ①夏… ②文… III. ①日本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4148 号

书 名 杂忆录

出 品 人 高海浩
总 监 制 鲁 强

责任编辑 竺大文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南方中心)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邮编 310039

邮政编码 100727

编辑部 0571-85310806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行部 0571-85311330

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北京)010-84026619

(杭州)0571-85310806

图文排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杭州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1-2848-4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译本序

凡是谈到夏目漱石的生涯的人，必然会讲起所谓“博士问题”这一事件。那是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漱石满四十四岁时发生的事。日本文部省根据天皇的敕令所规定的学位条令决定授予漱石文学博士的学位证书，他却谢绝，没有接受。同时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作家幸田露伴（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七年）和小说家森鸥外（一八六二至一九二二年），他们都欣然接受了。他是这么解释的：“从政府看来，博士制度作为奖励学问的工具，肯定是有效的。然而，倘若从而养成一种举国的学者全都为了当上博士而做学问的风气，或者带着让人觉得是如此的极端的倾向来行动，从国家看来弊端也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不认为非废除博士制度不可。然而，假如给予博士的价值高到让世人觉得不是博士就

不成其为学者，学问就成了少数博士的专有物，仅有的几个学者型的贵族掌握了全部做学问的权利，同时，没被选上的其他人就完全被一般人忽略，其结果，讨厌的弊病不断发生，这一点是我由衷地忧虑的。”

他又说：“我只加上这么一句，我之所以谢绝博士学位，彻头彻尾是主义的问题。”

漱石在这里所说的“主义”，指的是什么呢？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学习院^①做了一次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热情地谈到个人主义。关于谢绝学位，他说：“直到今天，我是作为平凡的夏目某而处世的，并且希望今后也只想作为夏目某而生活下去，所以不想接受博士学位。”

日本文艺评论家佐古纯一郎写道：“漱石是这样表达谢绝学位的感受的。再也没有比这里所说的‘只想作为夏目某而生活下去’一语更能表达漱石思想面目的了。这里指的是个性的自由发展。漱石说：‘个性的发展又跟你们的幸福有着很大关系，只要不影响到其他方面，无论如何也应该有我看左边、你看右边亦无妨这个程度的自由，自己把握，也得赋予别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

^①学习院是一八七七年为皇族和华族在东京创立的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改为私立学校，向一般人开放。——译者注。

“民主主义的今天，这样的话谁都说得出来，在根据天皇的敕令，由国家授予的博士学位证书，在这一恩惠面前，表示‘自己只想作为夏目漱石而生活’，从而贯彻‘个人的自由’，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漱石明确地说：‘倘若想完成自己个性的发展，同时也必须尊重旁人的个性。’”

诚哉斯言。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双双尊重理性，超越世俗，富于理智，对以后的文艺作品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们二人除了东方的教养，又吸收了西欧近代市民社会的思想及其个人主义的伦理。他们约莫于一九〇六或一九〇七年开始或重新开始富于个性的创作活动。

在长篇小说《我是猫》（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中，漱石用不同凡响的幽默笔调，对现实社会中的庸俗、丑陋与矛盾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

《哥儿》（一九〇六年）是作者根据在松川中学校任职时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主人公是个有正义感的憨厚教师，他竭力反抗庸俗丑恶的社会。作品的语言吸取了通俗文学的有益成分，很风趣。

夏目的理想是一种尊重道义的个人主义，将个人看得无比宝贵。夏目在作品中对明治社会持批判态度，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一九一〇年五月，日本发生了“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这是日本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件。特务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悍然逮捕了幸德秋水^①等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以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对其中二十六人起诉。次年一月判处二十四人死刑，二人有期徒刑。从此，社会主义运动一时走向低潮。

日本现代作家水上勉（一九一九至二〇〇五年九月）曾写了一部十三场的戏剧《冬天的灵柩——古河力作的生涯》^②（一九七七年七月），回顾了明治末年花儿匠古河力作在这一案件中被无辜处死的遭遇。

这之后，夏目漱石接连写了《过了秋分为止》、《行人》（均一九一二年）、《心》（一九一四年）、《道草》（一九一五年）。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朝着自己的内心深入表述。他原来是与社会上的丑恶行径开展斗争的，但他认识到了倘若把社会弊端挖掘得过深，就会有生命危险，今后就只能转而剖析内心深

^①幸德秋水（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一），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本名传次郎。一八九七年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著有《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一九一〇年被捕，次年一月被处以死刑。——译者注。

^②见《水上勉选集》，文洁若、柯森耀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译者注。

处的利己主义了。夏目认识到，自我觉醒不啻是自我毁灭。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一八九二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就是从夏目漱石的门下培养出来的众多有才能的作家中的佼佼者。

这个集子里收入了夏目漱石的小说《趣味的遗传》(一九〇六年)、散文《杂忆录》(一九一一年)、怀念文章《基布勒先生》(一九一二年)、《战争造成的差错》(一九一四年)。

《趣味的遗传》是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写完的。那时，日俄战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刚刚结束。那是日本和沙皇统治的俄罗斯为了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

作品一开始就指出战争之残酷：“‘宰人救饿狗’的吼声发自云中……”小说的主人公说：“我原先将战争归咎于狂神，把军人开赴前线想像成乃是去填狗肚子……”然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人”指的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尤其是中国人。“饿狗”是日本侵略军。当时，日本政府公然叫嚣：“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生命线的意思是命根子。

写《译者序》时，曾参考西乡信纲先生(一九一六至二〇〇八年)所著《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与创造》(东

京厚文社一九五四年四月三十日第一版)^①，特此鸣谢。

翻译《杂忆录》时，最没有把握的是俳句。俳句是由五、七、五，共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杂忆录》由三十三节构成。其中第四节的译文曾在《世界文学》（一九九六年第三期）上发表。当时我把其中的三首俳句都译成两句五言。这一次，全译成五、七、五十七个字。难免添加几个字，就不大忠实于原作了。我向张龙妹女士请教，她真下了功夫，将这些俳句根据情况译成各种体。大多是五言体，有两首七言体，还有一首是三行十一个字：

担架上

桐油纸下，不见野菊。

我只保留了一首五、七、五体的：

点上迎魂火，

穿罗纱和服外套，

只为等待君。

^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三月版）——译者注。

因为译成五言体，原文的“組の羽織”的“組”就没有了。

点上迎魂火，和装犹待君。

这首俳句，译文我只接受了张龙妹改的一个字。“君”，原文是“谁”。我原来是按照字面译成“谁”的。虽然找不到“谁”可以译成“君”的根据，这一字之改，确实高明。

张龙妹女士是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她的著作《源氏物语的佛教信仰》荣获第八届关根奖。第三届孙平化学术奖励基金著作一等奖。

翻译的过程中，曾向叶廷芳先生、刘德有先生、林东海先生请教，受益匪浅。谨在这里衷心感谢张龙妹女士以及叶廷芳、刘德有、林东海等三位先生对我的帮助。

文洁若

二〇一二年四月四日

S o u s e k i

Z

Q

T

S

N

3

Q

目 录

译本序

杂忆录 1

趣味的遗传 111

基布勒先生 182

基布勒先生的告别 189

战争造成的差错 192

夏目漱石传略 194

杂忆录

—

好不容易又回到医院来了。忆起在这里度过酷热的朝夕,那已经是三个月前了。在那些日子里,从二楼的房檐伸出六尺多的长苇帘子以遮日,把热得厉害的廊子弄暗一些。这个走廊上摆着的是公所赠送的盆栽枫树,人们探望我时带来的草花等,既消遣,又解除暑热。看得见对面那座高高的旅馆的晒台上,出现了两个赤条条的男人,我看到他们完全没把这么毒的阳光当回事儿,忽而冒着险走过栏杆,忽而故意仰卧在细长的横木上。我曾经羡慕他们闹着玩儿的那付样子,巴望自己什么时候也再有一次那样魁梧的体格。如今,一切都化为过去。那是再也不会出现于眼前这含糊的一点上,像幻梦般无常的过去。

出院时的我，有按照医生的劝告转地疗养的精神准备。然而，我没想到会在转移的地方再度患病，躺着回到东京来。我更没料到，回东京后没有马上进自己家的门，却又用担架被抬入目前的医院。

回来的那天，出发的修善寺下着雨，抵达的东京也在下雨。我在人们的帮助下，下了火车，特地来迎接的那些人的脸，连一半儿也没看到。只能够对其中两三个人点头致意。我还未能尽情地跟人打招呼，就早已被横放在担架上啦。为了防黄昏时分的雨，把桐油浇在担架上。我觉得让自己睡在坑底儿似的，时而在黑暗中睁开眼睛，闻见了桐油的气味，听见了雨打桐油声，以及好像照管担架的人那轻微、断断续续的声音。然而，什么也没映入眼帘。在火车里，为了我，森成先生把一大枝野菊花插在枕边的布制提包里，在下车的混杂中，恐怕已折了。

担架上

桐油纸^①下，

①桐油纸用来遮雨的。作者是在文中插进一些俳句，那是由五、七、五，共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这里把它译成三、四、四，共十一个字。——译者注。

不见野菊。

这是后来把当时的情景缩短成十七个字的。我躺在这个担架上，被抬到医院的二楼，在三个月前亲近过的白色的床上，安详地舒展开消瘦的手脚。那是个雨声很多的寂静的夜晚。我的病房所在的那一栋，只有三四个病人，人声自然也经常杜绝，秋天反而比修善寺还静悄悄的。

这个安静的傍晚，我舒适地在白色的毛毯里度过了两个钟头左右，这时接到护士送来的两封电报。打开一封看了，写着：“祝贺平安归京”。而且发电报的是在满洲的中村是公。打开另外一封，还是祝贺平安归京，跟前一封一个字也不差。尽管平凡，我觉得这个巧合蛮有意思，边瞧边想，是谁打来的呢？并看了看发电报者的名字。但是，只写着ステト^①，全然不得要领。不过，是从名古屋的电报局打的，好容易才猜测出来。所谓ステト，是把铃木楨次和铃木时子的首字编在一起的，即妻子的妹妹与妹夫。我把两封电报摞起来，决定一见到明天早晨理应来的妻子的脸，就先谈此事。

病房里的草席也发青，隔扇也重新糊过，墙壁也刚刚新

①铃木(スズキ)的首字是ス，楨次(テイジ)的首字是テ，时子(トキコ)的首字是ト。——译者注。

涂了一遍，一切都整洁得使人觉得舒畅，洁净到使我立即想起杉木副院长再次到修善寺来诊察时，给我妻子留下的话：换好草席面，恭候着。自从他许诺的那天起，屈指一算，已经是第十六七天了。发青的草席等人，恐怕也颇久啦。

思念意绵绵，
几夜蟋蟀鸣。

从那个晚上起，我决定暂时把这个医院当成第二个家了。

二

回到医院的十一日晚上，我问前来查病房的后藤大夫，近来院长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啊，曾经相当好，可是最近天气有点儿冷了，所以……，我就关照道，见到院长的时候，请代我致意。当天晚上什么都没理会，就睡了。次日早晨，妻子来了，刚一在我的枕畔坐下，就说，一直瞒着你来着，老实说，长与先生已经在上月五日去世啦。我已拜托东先生代表你参加葬礼。病情是八月底恶化的，恰好是你病危的时

候。此刻我初次领悟护理我的人故意对我隐瞒院长逝世的消息一事,以及不告诉我的用意。而我这样那样地把保住性命的我和死去了的院长加以比较,茫然沉默好久。

自今年春天起,院长的身体就不好了,所以我上次住院时,六个星期之中从未跟他面晤。传闻他听说我患病了,就表示,真遗憾,要是自己健康的话,会尽力为我治疗的。这之后也时常通过副院长向我问好。

在修善寺,我的病又犯了,报社特别托付森成先生来探望我,森成先生到后,正在说由于医院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住不长,就在那个晚上,院长特地直接打电报给森成先生,尽量为我提供方便。躺着的我当然没有看见电报的词句。但是,坐在枕边的雪鸟君念给我听的词句,仍然作为善意的记忆,余音留在耳里。那是要求病人暂时留在此处,必须充分地专心护理,对森成先生而言,听上去颇严肃,是命令式的。

听说院长的病情恶化,与我的生命垂危,大体上是同时。据说我吐了大量鲜血,被旁人认为怎么也没有康复希望的两三天后,森成先生说是医院有事,暂且回东京去了,那是为了院长生前去见他一面,然后过了十天左右,医院又有事了,再度返回东京,那是为了参加院长的葬礼。

最初就对我表示善意,间接在治疗方面为我费心的院

长，像这样逐渐迫近死亡的当儿，我生命的幅度缩得几乎像丝线一般细，竟然不可思议地勉勉强强平安地走了过去。当院长的死亡被一座墓碑永远确定下来的时候，我那耐心地缠绕在骨头上的命根子，好容易才在冰凉的骨头周围，开始营造循环着血液的新细胞。供在院长的坟墓前的花儿，几度凋零，几度更换，从胡枝子、桔梗、黄花龙芽到白菊与黄菊，增进秋意。一个多月后，我的皮肤下重新有了足以康复的血液，又回到院长创立的这家肠胃医院来了。而且这期间还不晓得院长去世一事。直到我返回的次日早晨，我还相信，院长待在东京，知道我患病的经过，而我又想，病愈出院后，前往道谢什么的，倘若在医院里见到了，就深致谢忱。

死生皆虚假^①，

恰如雁飞来。

我想，自己能平平安安地回到东京，是天幸。倘若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那不过是由于还活着，才有的贼胆。别光把保住了性命的自己放在心里，也忆起那踩空了命脉的人

^①日语中，“雁”与“假”谐音。——译者注。